

齊白石傳

(三)

易 恕 致

首參中日聯展揚名國際

白石老人於是年五月十二日到北京，初住前門外西河沿排子胡同阜豐米局後院郭人漳家，其間一度隨郭家到天津租界避張勳復辟的兵亂，過後才搬到西磚胡同法源寺內，和同鄉楊潛庵同住。在此期間，他結交陳師曾、胡鄂公，成爲莫逆。

陳師曾是江西義寧人，其尊翁散原老人，名三立，以進士官吏部主事，有謂清季四公子皆以文學負盛名；丁雅淑、吳葆初、譚復生外，其一即散原。陳師曾的祖父右銘中丞官湖南巡撫時，散原老人曾亦至湘，趨庭應對，於湘政多所獻議，遍交一時英彥之士。尤以變法之始，勵行新政，大開風氣，績效燦然，當時莫不想望其風采。及戊戌政變後，中丞被議，散原老人旋亦落職，自是專以文章名世。其所作詩文，無不奧衍奇偉。陳師曾固家學有自，以是詩書畫刻，樣樣皆能。

陳師曾初在北京琉璃廠的南紙舖，見着白石

老人賣畫刻印的潤格附着所刻的印章，特地到法源寺訪晤，白石老人曾出示其所畫的借山圖卷。陳師曾說他的畫格高，但還有不到精湛的地方。他並爲題詩說：

「曩於刻印知齊君，今復見畫如篆文。東紙叢蠶寫行脚，脚底山川生亂雲。齊君印工而畫拙，皆有妙處難區分。但恐世人不識畫，能似不能非所聞。正如論書喜姿媚，無怪退之譏又軍。畫吾自畫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羣。」

他是有意要勸白石老人自創風格，不必求媚世俗。白石老人和他談畫論世，與他所見相同，所以交誼益深。民國十一年間，陳師曾應日人荒木十畝和渡邊晨畝的邀請，參加東京工藝館的日聯合畫展，帶去白石老人的幾幅山水、花卉，在展覽會中售出，每幅花卉售價一百元銀幣，山水畫的價更高，二尺長的條幅賣到二百五十元。白石老人初至北京賣畫的景況，本不甚好，這次經由陳師曾在東京展出其作品後，揚名國際，從此

外國人到北京來買他的畫的日多，影響所及，身價十倍，如是琉璃廠的古董鬼，以及一般庸俗之流，都紛紛來求他畫畫，想做些投機生意和附庸風雅一番。從此白石老人的畫，在北京大有「洛陽紙貴」之勢。白石老人曾說「這是師曾提拔他的一番厚意，他是永遠忘不了的。」

次年陳師曾遠適大連，旋自大連到南京奔繼母喪，以患痢疾不治，死時年方四十八歲。白石老人說他失掉一個知己，心裏感到異常空虛，眼淚也止不住的流了下來。白石老人更以陳師曾對於他的畫，指正的地方很不少，他都聽從他的話，逐步的改變了，但陳師曾也很虛心的採納了他的淺見。他會有「君無我不進，我無君則退」的詩句，就可概見他兩人之間的深厚友誼。

與陳師曾同時和白石老人結交的胡鄂公，是湖北人。少入保定農校習林科，爲共和會份子，活躍北方及江西一帶。辛亥武昌首義之日，適自滬上歸漢口，冒矢過江，以佐黎元洪，曾揮師擊潰清軍艦集長江的艦隊。旋至北方聯絡革命人士

，與李石曾等組成北方革命司令部，促進革命成功。迄清室覆亡，出任荊州旗民善後督辦，安撫滿人。嗣國民政府成立，當選第一屆國會議員，袁氏稱帝，國會解散，再入四川任宣慰使，策動四川軍人陳宦反袁，以與滇黔起義相呼應。帝制傾覆，復就國會議員。

第一屆國會，成立於民國二年二月，由各省選舉的國會議員，以國民黨有聲望的新人物，在參、衆兩院，都佔多數。國會成立後，第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制定憲法，作為取代民國元年南京政府參議院訂定的臨時約法，俾國家趨於安定的制度，政府由臨時性成爲固定性。當時的制憲宗旨，國民黨籍的議員，主張中央政制，採取議會內閣制，總統祇是國家的元首，並不掌握實權。這將使袁世凱不能達到想握總統大權的目的。所以在國會選舉委員組織憲法起草委員會進行起草期間，袁世凱便與起草委員會，不斷發生磨擦，使起草工作，一再陷於停頓，遷延時日，完成無期。於是擁袁派的議員，提出先選總統後定憲法的主張。

民國二年十月六日，國會兩院聯合組織選舉會，選舉總統，經過三次投票，袁世凱始勉強當選。當選舉進行時，曾有便衣軍人數千，號稱公民團，由軍官率領指揮，將國會重重包圍，高呼非待人民屬意的總統當選，不許議員離開會場。

袁世凱當選總統之後，氣益張，躊躇滿志，已無視於國會，遂於民國二年十一月四日，託名政黨危害國家，下令解散國民黨；國民黨籍的國會議員，被撤銷資格的，有四百三十八人之多。

。至此參、衆兩院皆不足法定人數，無法開會，已是名存實亡。再加各省長官，俯體袁世凱的心意，紛紛電請遣散所有的議員，袁遂借此「民意」，於民國三年一月十日，宣佈解除國會議員職務，事實上也就是解散了國會。

北洋政府幾許滄桑

袁世凱繼解散國會之後，復停止臨時約法，其在政治上的作爲，毫無忌憚，乃另行召集一個包括官僚份子的約法會議，制定一部新約法，將中央政制，由內閣制改爲總統制；立法採一院制，另設參議院以供諮詢。又於民國四年十二月在全國各地包辦選舉國民代表，舉行國體問題投票。這在袁氏左右自導自演，自投自選的情況下，一千九百九十三年代表，自然是一致主張變更國體，改共和爲帝制；擁戴袁世凱做皇帝。袁世凱竟然沈醉於權位之慾，決定改民國五年爲洪憲元年，並於元旦登位。在這期間，被袁軟禁在北京的蔡鍔，潛回雲南，聯絡唐繼堯等起義，反對帝制，組織護國軍討袁。袁世凱初以雲南遠處邊陲，實力薄弱，不足影響大局。不料各省在孫中山先生通電以後，廣西、貴州、廣東、四川、湖南，都相繼宣告獨立，參加護國軍討袁。接着長江下游與華北，也到處有討袁運動。再加北京的外交團，聯合警告袁世凱，不可輕易變更國體。加以袁世凱所希望的國際借款，又不能得到。於是段祺瑞、馮國璋之輩，看到當時的形勢如此的不利，都勸袁世凱取消帝制，但袁世凱仍存僥倖之心，認爲帝制雖不能成功，但還希望保留總

統的地位。於是任命段祺瑞組織責任內閣，表示可以讓出權力。惟西南各省以及各地的反袁聲勢，日益浩大，一致堅持非袁世凱下野不可。袁世凱看到當時的情況如此惡劣，甚至親信部將，也都起來反對他，真是衆叛親離。因而憂憤交集，一病不起，於民國五年六月六日死於新華宮。

袁世凱死後，當由黎元洪升任總統，各省紛紛取消獨立，全國在表面上又趨於統一。黎於就任之初，即任段祺瑞爲國務總理，並下令恢復民國元年的臨時約法；恢復袁世凱於民國三年一月十日解散的國會。國會旋於八月一日集會。

民國六年四月五日美國對德宣戰，國務總理段祺瑞當即提出對德宣戰案，送請國會通過，不料國會議員多持反對態度，而且黎元洪的意見，也與段祺瑞相反。但在對德宣戰案尚未經國務院通過之前，段祺瑞已召集各省督軍在北京開會，並且已經一致贊成宣戰。迄國會討論宣戰案時，乃有一些請願團出現，由軍人指揮，包圍國會，毆辱議員，脅迫通過。可是國會議員，不肯屈服，停止開會，將宣戰案擱置起來。段祺瑞得知國會對宣戰案的堅決反對，竟以督軍團名義，要求總統解散國會；國會亦不甘示弱，要求總統免除國務總理職。黎元洪本與段祺瑞不睦，正可藉國會之請，將其免職，並以伍廷芳代理國務總理。段被免職之後，其影響所及，致有華北、長江及東北一帶十三省區，宣告獨立，不聽政府命令，並在天津組織督軍團辦事處，以與北京對立，內戰有一觸即發之勢。黎元洪既無可將之將，亦無可用之兵，不得已電請安徽督軍張勳入京，希望由他

出面斡旋。但張勳入京之後，不理黎元洪託付之重，反而強迫黎元洪於六月十二日違法下令解散國會，夥同康有為諸人，擁清廢帝溥儀復位，改民國六年七月一日為宣統九年五月十三日。黎元洪見形勢嚴重，一面電請駐在南京的馮國璋，代行總統職權；一面重行任命段祺瑞為內閣總理，付以討伐復辟的重任。段祺瑞即在天津附近的馬廠誓師，進攻北京，旬日之間，救平復辟政變。

段祺瑞東山再起，重任國務總理，即以「再造民國」之功自居，不肯恢復民國元年約法，及民國二年召集的第一屆國會。竟於民國六年九月，通令各省，選派代表，到北京組織臨時參議院，修改國會組織法，改兩院制為一院制，並另定議員選舉法。民國七年以段系人物為主的新國會議員四百餘人，於八月十一日集會，時人稱為安福國會。並抬出一位北洋元老徐世昌出來當總統。

段祺瑞的嫡系，以徐樹錚為首，在政治上組織安福俱樂部，造成包辦新國會議員選舉，把持北京政府的局面；在軍事上利用對日借款，編練邊防軍，擴充皖系武力。因此引起直、奉兩系軍人的不滿。民國九年四月，直、奉兩系在曹錕、張作霖的領導下，組織直、蘇、贛、鄂、豫、奉、吉、黑八省聯盟，準備對皖系作戰。而段祺瑞亦決定以武力對付，雙方劍拔弩張，至是年七月中旬，皖、直兩軍遂大戰於北京附近之平漢線上，不料段祺瑞自任總司令以邊防軍改編的定國軍，不堪一擊，竟於數日間為直軍所覆滅。皖軍既敗，段祺瑞不得已辭去國務總理，徐世昌並下令撤銷定國軍的名義，解散安福俱樂部，通緝徐樹

錚以及段系的重要份子王揖唐、李思浩、段芝貴。

直皖戰爭後，曹錕任直魯豫三省巡閱使，吳佩孚任兩湖巡閱使，華北及長江流域，盡在其勢力範圍之內；而張作霖本為東三省巡閱使，又以蒙疆經略使名義，兼領內蒙、熱、察、綏特別區，且聯絡皖系殘餘武力浙督盧永祥，擴充實力。於是又形成直、奉對峙的局面。迄民國十年年底，徐世昌啓用梁士詒組閣，梁本為張作霖所支持，但為吳佩孚所反對，從而相互詬病，終至訴諸武力，於十一年四月引發直、奉大戰。奉軍亦不數日在北京附近的京漢、津浦兩路沿線，敗於直系，狼狽不堪，退出關外。

與胡鄂公肝胆相照

皖、奉兩系既敗，戰事結束，北京的政治局面，遂為直系單獨把持，徐世昌初以為大總統一職，當不會發生問題，不料曹、吳更想進一步以武力統一全國，必欲迫使徐世昌辭職，且徐世昌過去有親段、親張之嫌，是安福國會所選舉的總統。曹、吳即以恢復第一屆國會為第一步，使徐世昌的大總統，無合法地位。徐於此時亦無能再假第三勢力以抑曹、吳，自亦惟有俯首就範。吳佩孚並在這個時候發表對時局的意見說：

「胡運告終，亟應迅謀統一，俾慰中外之望。收束現局，擬分常局、創局兩種辦法：常局則恢復法統；創局則召集各省軍政代表及省會各法團代表，擇地開會，共議國是。常局辦法，其利有三：一、南政府可即日取消，中央可同時改良，名正言順，反對無

所藉口；二、副總統即可選出，北洋正統，

從此可以鞏固；三、舊國會制憲完畢閉會，正式國會，總統即根據新憲成立，速除私礙，事半功倍。創局固有推陳出新之益，但屬創格，在常局上無根據；西南以法統之說相抗，勢必再以武力征伐，必久延時日，不便一；各省代表，全團齊集與議，法期過長，新政府不能適法迅速產出，仍因現狀，取消廣東政府，萬難辦到，不便二；中國幅員廣闊，現情太雜，與美十三洲會議時代繁簡雜易不同，非有大多數贊助，無以屈服異派反對，創局之舉，夜長夢多，貫徹不易，不便三。釜底抽薪，收功較易，仲帥尤贊成常局辦法，期奏速效。國運人事，不堪再亂，非速解決，恐糾葛愈多。」

吳佩孚的這種說法，自屬順理成章，於是大計不議而決，首擁黎元洪復職，徐世昌遂不得不自告下台。但徐於臨去時，終亦不免戀戀難捨，故曾一度運動曹、吳繼續支持，許以任滿讓位與曹；同時策動馮玉祥、王承斌等牽制吳佩孚；又暗中與張作霖通消息，囑其仍暫駐山海關待機而起。終以曹、吳迫急，遂於民國十一年六月十一日去職，黎元洪亦於同日入北京就位。

黎元洪於復任總統就職之前，鑒於軍閥把持一切，知前途必不可為，故一再堅持以廢督裁兵為復任的條件，曾於是年六月六日電告各方，痛陳督軍擁兵為害之烈。惟曹錕、吳佩孚、齊燮元、馮玉祥、閻錫山、蕭耀南諸輩，急待黎元洪復職，對於所謂「廢督裁兵」之主張，亦均表示擁

護。旋黎元洪復任總統之後，於民國十一年六月十三日正式下令撤銷民國六年六月十二日的解散國會令，恢復法統，旋第一屆國會於民國十一年八月二日正式恢復開會。

按第一屆國會，歷經兩次解散，兩次復會。

衆議員胡鄂公是於第一屆國會第一次復會之時回到北京，才認識白石老人的，也就是白石老人避鄉亂再遊北京的民國六年間。原是胡鄂公在北京琉璃廠的清祕閣，看到白石老人的畫，驚羨之餘，輒往法源寺探訪，與白石老人傾談，以至竟日，貴爲相知。

白石老人那個時候的畫，學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爲北京人所喜愛。他畫畫的潤格，一個扇面，定價銀幣兩元，比同時一般畫家的價碼，便宜一半，尚且很少人問津，生涯落寞得很。白石老人曾言他在北京的新交之中，有個自命科榜的名士，能詩能畫，以爲白石老人是個木匠出身，好像生來就比他低下一等，他們常在朋友家遇到，表面雖也虛與週旋，但眉目之間，終不免流露出倨傲的樣子。不僅看不起白石老人的出身，也看不起白石老人的作品，背地裏還罵白石老人畫得粗野，詩也不通，簡直一無可取，一錢不值。而且時常旁敲側擊的說什麼「畫要有書卷氣，肚子裏沒有一點書底子，畫出來的東西，俗氣熏人，怎麼能登大雅之堂！」像這種勢利眼光，真是既可笑又可恥。祇是白石老人的氣宇軒昂，度量宏大，他認爲畫好不好，詩通不通，誰比誰高明，百年後世，自有公評，不必爭此一日長短。誠然就有陳師曾與胡鄂公這樣識得白石老人

的畫的人。

胡鄂公會於是時一次訂購白石老人畫的扇面二十把，分贈衆議院中的友好，並在家中邀宴諸人，以爲白石老人介紹相識。加以衆議院的議員中，尚有白石老人的同鄉易宗夔，老友郭人漳爲之吹噓，從此白石老人在北京的士大夫階層中，交遊日廣，畫名大振。

白石老人與胡鄂公相交，前後有三十年之久的關係。他於民國八年再次避鄉亂到北京定居後，與胡鄂公令堂趙太夫人的義女胡寶珠結褵，從此兩家更有姻親的情誼，來往益見親切。迄抗日戰起，胡鄂公舉家遷居滬上，彼此亦常有魚雁往還。白石老人並曾爲胡鄂公所居的紫丁香館與風雨樓，畫圖多幅，以爲紀念。民國三十五年白石老人遊京滬，與胡鄂公再會於上海，老友重逢，感慨萬千，白石老人曾以他晚年的畫，較之初到北京所畫的有無進步？見詢於胡鄂公。可見他兩人的交誼，已至肝胆相照，非比尋常！

身行半天下

李白詩：「五岳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歷代以還，文人騷客，莫不好遊名山大川

，且其遊踪所至，撫時興感，對景生情，詠之於詩，發之於詞，所謂「文章俊得江山助」，勝絕的景物，再配以豪絕的詩詞，相互烘托，名氣益彰。又蘇轍言太史公遊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故其文「疏宕有奇氣」；顧亭林亦謂「有體國經野之心」，是故遊山玩水，又豈止游目騁懷，欣賞風景而已！

白石老人自光緒二十八年十月，以迄宣統元

年九月，在他四十歲到四十八歲之間，足足八年的時光，先後遠遊了陝西、江西、廣西、廣東、上海、蘇州、南京諸地，自稱「五出五歸，身行半天下」。所遊之境，無不蘊潤其腕底，是以不但對於他的畫風，有所影響，即其寫字、作詩、爲文、刻印，也都有很大的關係。他自述說：

「那時，水陸交通，很不方便，走的非常之慢，我却趁此機會，添了不少畫料。每逢看到奇妙景物，我就畫上一幅。到此境界，才明白前人的畫譜，造意佈局，和山的皴法，都不是沒有根據的。」

「人家說我出了兩次遠門，作畫、寫字、刻印章，都變了樣啦，這確是我改變作風的一個大樞紐。」

他在光緒二十八年的西安之行，畫有，「洞庭湖看日圖、灞橋風雪圖、華山圖、嵩山圖、陶然亭餞春圖」，都收入他的「借山圖卷」。其「借山圖卷」，始作於光緒二十六年，係自星塘老屋遷居於蓮花峯下的百梅祠堂，將自構的「借山吟館」，畫成「借山吟館圖」。自後他遍遊南北好山水，每「自畫所遊之境」，才將「借山吟館圖」改爲「借山圖卷」。

光緒二十八年，白石老人四十歲，是年十月初，他自家鄉啓程，十二月中旬到達西安，第二年春三月，從西安南歸，五月自北京過天津之上海，乘江輪到漢口，回家。這是他一生中的一出一歸。

湖南的山水，稱雄天下，甚至有以湖南人的

品格個性與其山水的形勢，相提並論。說是衡嶽七十二峯，高傲獨立，峯峯不相連，尤有祝融峯挺拔突出，聳峙雲霄，居叢山萬嶺之冠；湘資沅澧諸水，清流激湍，水水各自奔騰，尤有洞庭湖浩瀚蒼茫，碧波萬頃，歸千河百水之宗。而湖南代有傑出人物，尤以近百年來曾、左、彭、胡、黃、蔡諸先賢，誠然莫不似祝融峯之高傲，洞庭湖之深宏。

洞庭看日出

白石老人於這次遠遊西安，路過洞庭湖，是乘船泛湘江入洞庭，初次見到洞庭湖的大好風光。洞庭湖是我國的第一大淡水湖，面積三千七百五十方公里，為湖南衆水的總匯。其浩淼沈碧，疊嶂層巖，懸衍無際，尤有岳陽樓與君山之勝。岳陽樓為唐張總作岳州刺史時所建，至宋代巴陵郡守滕子京重修；清康熙、乾隆、嘉慶、道光、同治，凡五次營繕。光緒六年，張德容又為修葺。昔稱范仲淹之記文，蘇舜欽之書丹，邵竦之篆額為四絕，已不復見。

君山係以湘君名，相傳湘君是黃帝的兩女，娥皇與女英，一同嫁舜作妃，死後封為湘水神。君山產茶，有言以長沙嶽麓山白鶴井的泉水，烹君山的茶，茶葉根根直浮水中，像是亭亭佇立的白鶴。

歷來的詩人文士，面臨洞庭湖作畫，除白石老人外，尚未得見，但以詩文描述洞庭景色的頗多。如李白的遊洞庭詩：「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

君。帝子瀟湘去不遠，空餘草色洞庭間。淡掃明湖開玉鏡，丹青畫出是君山。洞庭湖西秋月輝，瀟湘江北早鴻飛。醉客滿船歌白紵，不知霜露入秋衣。」劉禹錫的望洞庭詩：「湖光秋月兩相和，潭面無風鏡未磨。遙望洞庭山水翠，白銀盤裏一青螺。」韓偓的洞庭玩月詩：「洞庭湖上清秋月，月皎湖寬萬頃霜。玉腕深沉潭底白，金杯細碎浪頭光。寒驚鳥鵲離巢噪，冷射蛟螭換窟藏。更憶瑤台逢此夜，水晶宮殿挹瓊漿。」謝榛的送客洞庭詩：「相逢楚客向巴州，此去揚帆湖上遊。天漢長連洞庭水，雲霞半入岳陽樓。低空白雁投寒渚，隔浦丹楓照暮秋。莫向湘君聽鼓瑟，黃陵月冷不勝愁。」汪元量的巴陵詩：「重到巴陵秋正清，岳陽城下繫孤舸。江湖萬里水雲闊，天地一涼沙漠明。月出洞庭魚婢舞，氣蒸夢澤雁奴腥，篙工又鼓瀟湖柁，漁笛漁榔上下鳴。」鄭民瞻的重修岳陽樓詩：「偏歷江山只此樓，名傳自古又今修。卻觀湘水浮新景，重對君山記舊遊。風月依然如故友，軒窗今復冠南州。遠追張相滕侯迹，幸躡前規壯勝遊。」杜子美的登岳陽樓詩：「昔觀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白居易的題岳陽樓詩：「岳陽樓下水漫漫，獨上危樓凭曲闌。春岸綠時連夢澤，汐波紅處近長安。猿攀樹立啼何苦，雁點湖飛渡亦難。此地唯堪畫圖障，華堂張與貴人看。」呂蒙正的登岳陽樓詩：「百尺危樓倚宿冥，凭欄回首不勝情。風吹楚水光搖漢，浪點君山翠入城。遠岫雨餘羣樹冷，曉江風定片帆輕。正嗟飄

蕩無歸著，日暮橋邊一笛橫。」張說的送梁公自洞庭山詩：「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見孤峯水上浮。聞道神仙不可接，心隨湖水共悠悠。」楊基的登岳陽樓望君山詩：「洞庭無烟晚風定，春水平鋪如練淨。君山一點望中青，湘女梳頭對明鏡。鏡裏芙蓉夜不收，水光山色兩悠悠。直教流下春流去，消得巴陵萬斛愁。」滕子京的洞庭「臨江仙」：「湖水連天，天連水，秋來分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帝子有靈能鼓瑟，淒然依舊傷情。微聞蘭芷動芳馨，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張孝祥的過洞庭「念奴嬌」：「洞庭青草，近中秋更無一點風色，玉界瓊田三萬頃，著我扁舟一葉。素月分輝，明河共影，表裏俱澄澈，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應念嶺表經年，孤光自照，肝膽皆冰雪。短鬢疏襟襟袖冷，穩泛滄溟空間，盡吸西江，細斟北斗，萬象為賓客。叩舷獨嘯，不知今夕何夕。」寶君埤的岳陽樓聯：「一樓何奇，杜少陵五言絕唱，范希文兩字關心，滕子京百廢俱興，呂純陽三過必醉，詩耶？儒耶？吏耶？仙耶？前不見古人，使我滄然淚下；諸君試看，洞庭湖南極瀟湘，揚子江北通巫峽，巴陵山西來爽氣，岳州城東道巖疆，渚者，流者，崎者，鎮者，此中有真意，問誰領會得來。」范仲淹的岳陽樓記：「……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此岳陽樓記之作，相傳為滕宗諒負大才，為衆忌嫉，謫巴陵憤鬱，頗見辭色，而豪邁自負，罕受人言。范仲淹為

其同年，且甚友善，深愛其才，恐後貽禍，正苦無法規勸，適滕先書致范，求作岳陽樓記，范於文中寓意規勸，故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句。

白石老人勤苦好學，博覽羣書，自是早已咀嚼過這般前人吟咏洞庭之作，對於洞庭湖大好山水的意境，蘊潤胸中，當其面臨洞庭日出的美妙景色，自是一時興趣，即席揮毫，畫出「洞庭看日出圖」的佳構。成爲他「自畫所遊之境」的創作。

風雪過灞橋

白石老人此行於出洞庭入西安之前，曾過咸陽路上的灞橋，適風雪驟作，大有孤客不勝寒之感。他曾記起乃師王湘綺在齊河道上不堪風雪之苦的往事，故有「灞橋風雪圖」之作。相傳王湘綺自領鄉薦，屢試不中進士，但其中年尚有功名之念，某歲於風雪中入都應試，行過齊河道上，雪深三尺，人馬瑟縮如蝟，感從中來，說「安能以有涯之生，應無涯之役耶？」即日驅車還里。至洪憲竊號，湘綺又被延請入都，將行，諸名士爲之祖餞，湘潭孫蔚林執杯致詞，謂「公不記齊河道上，大雪三尺時耶？」湘綺笑而不答，或說他生平就屈於此問。

灞橋，傳係建於漢代，爲「西通關隴，東接崤函」的軍事要道。漢高祖入關，進兵咸陽，滅胡亥而後回兵灞上，就在這裏。漢元帝送別王昭君後，京中送客，亦曾在此作「東門之餞」。王莽篡漢，曾更名爲長存橋。

白石老人於是年十二月中旬到的西安，見着

舊友夏午詒、郭人漳、和張仲鷗諸人，又結識一些新朋友，有徐崇立、樊增祥、和許多在西安的湖南同鄉。他在西安住了三個來月，教夏午詒的姪人姚無雙學畫。到三月初，他才隨着夏午詒出西安到北京。他在西安勾留期間，祇遊覽過碑林、雁塔和牛頭山。但未曾一登華山。

碑林，在西安南大街文廟西舊學府巷，是隋唐時國子監舊址。初創於宋，集唐代開成石經，及顏柳石碑等，而號碑洞，成爲關中的金石之府。至元中增拓擴大，殿宇宏壯；到清代，又將聖教序及淳化閣帖移入，遂集大成。原有漢唐元明歷代碑石一千四百餘方，其唐代的十三經，淳化閣帖，景教流行中國碑，及王右軍的聖教序最爲有名。白石老人是第一次看到我國這個「碑碣成林」的金石之學的寶庫，不僅大飽眼福，其於他學習書法篆刻，大有借鏡之功。

雁塔，在西安城南的慈恩寺，正是漢遊樂原故址，唐太平公主曾在原上置亭遊賞，每年上巳，京都仕女咸集登臨修禊，有關遊樂的詩詞，不可勝計。慈恩寺爲隨時的無陋寺，高宗時改慈恩寺，爲其母文德皇后，築大雁塔。名僧玄奘曾在此譯經。塔高七級一百九十四尺，塔基每邊八十四尺，塔基上有褚遂良所書的聖教序碑與高宗的述聖記碑。慈恩寺裏有石碑三十餘方，刻有歷代進士名錄，其第一名爲唐中宗時進士張莒。白居易有詩謂「大雁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又西安南門外的薦福寺裏有小雁塔，唐以前稱大獻佛寺，原爲隋煬帝居落的舊宅，後獻爲寺，崇奉密宗。天授初，改稱薦福寺，中宗景龍時，

曾大加修飾，住名僧二百餘人，義靜三藏曾駐寺譯經。小雁塔爲中宗時的嬪妃集資獻築，高十五級達二百尺，後折斷改建七級。明嘉靖年間地震裂開，後又復合，康熙時紫谷禪師募化重修，塔中心尚留有尺許的裂痕。

牛頭山，在西安城南的杜曲，遍種桃花，春暖花開，燦爛如錦。唐貞觀六年，建牛頭寺，早爲牛頭山第一祖師照禪居住所在。杜甫有望牛頭寺詩：「牛頭見鶴林，梯徑繞幽深；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傳燈無白日，布地有黃金；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又有登牛頭亭子詩：「兵革身將老，關河信不通；猶殘數行淚，忍對百花叢。」傳言杜甫作客長安時，窮不自給，看到長安的浮華，對照自己落拓之境，故而感慨溢於言表。（未完）

中外文庫之七：

懷鄉集 葉蟬貞著

再版出書 定價拾捌元

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存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立即寄書